七日談（香港篇）

在渡海小輪上思考何謂「美」

何志平

前幾日從中環往九龍辦事，在海邊看見穿梭維港的渡海小輪，忽然不想乘車，更想在小輪甲板感受那縷帶着鹹濕的氣息。

待到碼頭，已是下午四時多，隊伍排得很長。彼時我站在岸邊，陽光傾灑，波光粼粼的海面彷彿被鍍上一層流動的金邊，讓人不由隨着輕輕搖曳的海水，張望着兩岸摩天大樓鱗次櫛比的倒影。不知不覺，小輪緩緩駛近，整片海面瞬間碎成億萬片晃動的金箔，每一片都在奔跑、追逐、碰撞，上演着一場永不落幕的百年故事。

在這繁華都市中，渡海小輪猶如一位沉默見證者，承載時代變遷，銘刻歲月滄桑，依舊保留着最初的模樣。其始於一八八〇年渡海小輪公司，早期只有四艘蒸汽船。船身上白下綠，寓意上天下海、天海連結。船身到處都有星形圖案，船頂煙囪雕有四顆星，船身外圍掛滿五角星救生圈，艙內木質座椅刻着五角星，就連船員之水手服也印有星星，可謂滿船皆星。迄今，無論是敞開的船艙、綠色的船身、可前後翻轉的椅背，抑或木質地板、設施、柚木甲板、帆布等，都沿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不變。它不僅僅是一艘渡輪，更是一段歷史縮影及文化象徵。那些水手在船上拋繩、岸上拉繩、人手控制船艙吊板的情景，早已糅雜進一代代港人的共同回憶，成為香港刻在骨血裏的城市符號。

記得第一次踏上渡海小輪，還是數十年前孩提時代。那時小輪作為來往港島、九龍、新界離島的唯一渡海交通工具，二等（渡輪下層）艙票價不過一毫子，船艙裏總是擠滿了趕路的人。上世紀初期華人不能乘坐頭等艙（渡輪上層），只有外國人才能乘搭。二戰後改以貧富區分，只要有錢買票且衣履整齊，便可坐頭等艙。但下層二等艙並無座位，有人賣藝，也有人販賣小食貨品。時至今日，這種老香港的市井風貌已不復存在，小輪亦無艙等之分，大家可自主選擇舒適位置。乘搭天星小輪遊覽維港，被譽為「人生五十個必到景點」之一，成為遊客打卡勝地。

少年時我最喜在下層船舷邊，看海闊水深的浪花、千帆競渡、光影浮沉。海風裹着淡淡的機油香，有一搭沒一搭晃悠着，我常跑至年輕舵手旁邊，嘰嘰喳喳地問很多問題。船鳴陣陣，渡輪「突突」，我立身於船頭之上，時常產生一種奇妙的恍惚感，好像胸膛裏藏着千軍萬馬的咆哮，自己天生就要當船員在潮起潮落裏踏浪前行的。有時剛趕上下午，日薄西山，海天一色，夕陽染紅海面，遠天與海水在盡頭相接，分不清哪裏是雲，哪裏是帆，只剩一片橘紅迷濛，美得令人心醉，美得令人心馳神往，不為什麼，不去哪裏，只想反覆搭着小輪在海上來回遊蕩。

我開始思考人生，思考何謂美？景色之美、人之美、飲食之美、故事之美……美之詞，人常言之，生活之中常見常在，也是人或隱或顯追尋的目標，究竟美是什麼？及至大學，專門選修了哲學系的美學（Aesthetics）課程。美既不是純粹的客觀存在，也不是純粹的主觀幻覺。美，是客觀與主觀在剎那完成對接的正向感受，是由心而發的共振及共鳴。其因象而起，這象或是外在的人物景，也可是內在心念、境界。無象則無共振之源，美便無從發生；又因心而生，即使物體表象完全不同，但若恰好擊中你的頻率，那對你而言就是美的。美必須由個人來感受，才算發生；且具唯一性，無法複製。美的感受因人而異，同一事物而接受者不同，甚至同一接受者在不同時機，感受都大不一樣；最後美的感受雖千差萬別，但共性唯一，那就是讓人深感舒展、安寧、動容、愉悅，以及充滿生機勃勃、積極向上的活力和能量，使人覺得有了它，人生總算沒有白活。

故美從來不是皮囊，而是坦蕩、自信、生命力飽滿狀態下的感受體現。但在東方語境下，美早已超越了象，不單是一門關於感知的學問，是更高層面心的體悟。其源於以老子為代表的道家，並經由儒家倫理與禪宗空靈，共同構建了一個完整而深邃的大美世界，是一種生命超越美學。

道家以道為本，道是萬物本源，自然為美便是對生命本真狀態的體驗與回歸。審美即排除功利慾望，反璞歸真，在大美不言的靜默中領悟宇宙韻律。儒家以和為美、以仁為核心，禮樂相濟，推崇美與善的統一。不僅體現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品德之美，也表現在人與社會的向善之美，最終在個體創造與群體和睦相處中，實現生命價值。禪宗強調「不二法門」，破除一切分別見，主張世界的意義由其自身決定，通過直覺妙悟體驗，尋求心靈解脫和精神絕對自由。所以，美也是有層次的，發現美的人也是分境界的。修行之人常覺萬物都美，只因心容萬千，和光同塵，美自然時時處處發生。

我以為，美是一種生機動能，更是精氣神的一種素質呈現。西方柏拉圖在真善美概念中，把真／真理、善／德性、美／審美視為三種最高理念。《道德經》中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」，也涵蓋相同理念。道生一，一即真，眾生最真的本來面目；一生二，二即善，陰陽協調是最根本的善；二生三，三即美，中和而發之生機即美。美由象而生，本質是通過象之共鳴，讓人回歸內心之和。故觀美之道，在於藉象返心，歸於中和。



▲一個多世紀以來，天星小輪穿梭於維多利亞港間，將香港島和九龍連接起來。 香港旅發局圖片

上船後，甲板上身邊遊人絡繹不絕，大家都沉浸在眼前景致之中，不停拍照留念。你幫我，我幫你，每個人都想用鏡頭，把維港這份磅礴的美好好收藏。遠處的張保仔號紅色帆船鳴起低沉的汽笛，聲音和海浪拍擊船身的悶響纏在一起，成了香江極溫柔的背景音樂。原本只是想過個海，不料卻意外撞見了平日看不到的、更讓人心動的風景。美就在當下，美就在身邊。十分鐘水程很快，下船時我特意望了望那年輕舵手，猜測着他會否是幼時曾渡我過彼岸的那些掌舵人的子孫？

跳出爽文套路 歷史敘事打開創作新空間

AI短劇《逆生》融文言典故突圍「出圈」

當前AI短劇賽道產能爆發，大量作品奉行高頻反轉、不斷拋出劇情懸念的爽文創作套路，並將此視為流量密碼。一部名為《逆生》的AI短劇卻另闢蹊徑，大量運用文言對白，融入古代禮法、文史典故，被網友稱為短劇賽道裏的一道別樣風景。

「很多從業者追求『快產快銷』，迷戀工具迭代，但技術更新速度極快，眞正不會被淘汰的是敘事邏輯、審美能力和故事背後的思考與用心。」近日，《逆生》主創人員接受《大公報》專訪稱，AI短劇不應只是「電子榨菜」，還能發揮文化傳播的作用，通過深耕優質內容與美學表達，使其更具長線開發價值。今天試水AI短劇的香港從業者也愈來愈多，兩地可以攜手合作，結合各自優勢，共同推動中國短劇「出海」。

大公報記者 張 帥

AI短劇《逆生》以架空王朝「大周」為背景，圍繞穿越、宗族與朝堂展開，講述漢語言文學博士魏逆生穿越至魏家，因出生時腳先出來而被視作「災星」，自幼被生父厭棄、繼母構陷，但他從偏院苦讀，科舉入仕，最終由宗族棄子成為王朝首輔。

《逆生》主創成員、武漢泡炮影業內容總監鄧芙蓉對《大公報》介紹，該劇原著書名是《魏家逆子成首輔，全族跪請我認主》，第一眼看起來像是獵奇的爽文款，但點開發現它並不是簡單的歷史權謀劇，更是在藉歷史文本表達「不認命、走正路」的價值內核。團隊經過討論，下決心將這部兼具網文吸引力與文史底色的IP進行改編，《逆生》就此立項。

兼具網文吸引力與文史底色

「繼別為宗，繼禰為小宗。」「魏門清貴瓦上霜，一母雙子分兩廂。兄捧玉冊登雲堂，弟飲殘羹卧冰床。」……劇集中大量運用文言對白，化用《孝經》《禮記》等典籍原文，並融入宗法過繼、冠禮成人等諸多古代禮法。鄧芙蓉坦言，創作團隊開始也顧慮台詞太晦澀會「勸退」觀眾，還好劇集上線之後反響不錯，不少觀眾評價劇情邏輯嚴密，人物立得住，打破了對短劇只靠「劇情衝突驅動」的刻板印象。更有趣的是，大批觀眾在評論區自發註解台詞出處，解釋古代制度，補充劇本的歷史背景。

《逆生》第一季結束後，創作團隊緊接着推出了第二、三、四、五季，觀眾仍不斷催更。統計數據顯示，劇集上線不到一天，就收穫十萬收藏、播放量破千萬，截至目前總收藏突破兩百萬，仍保持着持續增長的「長尾」播放效果。

「劇本打磨階段，編劇、導演、美術等多方面同步介入，遇到典章制度、古文引文，幾乎都要回溯原始文獻核對出處，像劇中男主與宗族長輩辯論分家戲分引用的《孝經》內容、朝堂辯論涉及的均田賦稅制度，主創逐一查證史料，盡力確保引用有據可依。遇到較疑難問題，團隊還會找高校相關專業人士請教。」泡炮影業負責人盧偉對《大公報》稱，雖然嚴謹的考據拉長了整體創作周期，耗費更多人力，卻大幅減少了中後期剪輯、畫面生成階段的返工。

有優質內容輸出的AI古裝短劇，逐漸受到市場認可。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、文化資源研究中心主任張頤武近日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，AI古裝短劇從同質化爽文轉向歷史題材，是行業自我調整、尋求差異化的明顯信號。過去大量短劇依靠模板化衝突、強反轉套路快速生產，審美疲勞已經堆到臨界點，「流量紅利」在收窄，歷史文化題材自帶故事基底和厚重感，能把注重內容質感的受眾重新拉回，「觀眾要『爽感』，但並不排斥有深度的東西。」

傳統文化找到新傳播入口

當前市場上，多數AI短劇作品幾乎「默默無聞」，像《逆生》能爆火出圈的少之又少。在鄧芙蓉看來，精品歷史短劇的複製門檻很高，不是簡單堆砌文言台詞、穿上古裝就可以完成，從IP篩選、劇本打磨、史料考據、服裝化妝道具準備、「抽卡」製作到後期剪輯的整套鏈條都需要投入大量人力，對中小團隊形成很高壁壘，這也是市面上同類優質作品數量稀少的主要原因。

盧偉指出，傳統的歷史正劇門檻高，拍攝周期也長，相比之下，AI短劇透過「短平快」的形式降低了接觸門檻，用今天年輕人習慣的載體，把古人的智慧、禮法典故傳遞給更多受眾，很多觀眾看完劇集之後主動去查閱典籍史料，讓傳統文化找到了新的傳播入口。



▲泡炮影業負責人盧偉（左）和內容總監鄧芙蓉接受《大公報》採訪。 大公報記者張帥攝



▶AI短劇《逆生》以架空王朝「大周」為背景，圍繞穿越、宗族與朝堂展開。 劇照



▶《逆生》第一季結束後，創作團隊緊接着推出了第二、三、四、五季。 視頻截圖

數讀2025至2026微短劇市場

- 2025年有3.3萬部微短劇上線播出
- 2026年1月至9月上線微短劇達49萬部，是去年的13倍
- 微短劇用戶規模達8.5億，月活用戶超過6億

數據來源：《中國—東盟微短劇國際傳播發展報告》

「質感內容創作沒有捷徑」

《大公報》記者在採訪時看到泡炮影業的幾十台顯示器同時工作，屏幕上一幀幀古裝戲不斷「抽卡」——製作師反覆地向AI輸入指令、生成素材，再從中篩選出情緒、動作最符合劇本要求的鏡頭。行業相關統計顯示，當前AI短劇佔比約95%，每日新增約兩千部，真人劇僅百部左右。

泡炮影業負責人盧偉表示，如果是真人拍攝，導演可以直接讓演員重演，但AI只能不斷優化提示詞，反覆生成。剛興起時，由AI生成的人物表情時常會崩壞，一個表情的提示詞要寫得很細緻，比如肌肉怎麼牽動、額頭怎麼發力，但往往還是達不到效果。隨着技術發展，AI好像突然就變「聰明」了，可以輕鬆理解指令，比如輸入「皺眉」「眯眼」，很快就能精確地做出相關動作。

不過，鄧芙蓉表示，模型與技術工具隨時會更新換代，真正不會被淘汰的是敘事邏輯、審美能力和故事背後的思考與用心，「AI降低的是畫面生成成本，質感內容創作沒有捷徑，還是需要沉澱與用心。」

香港短劇破局之道：精品賽道突圍

如今，試水AI短劇的香港從業者也愈來愈多。盧偉指出，算力硬件成本全球差距不大，但在劇本策劃、美術、後期製作等環節，香港的人力成本遠高於內地，會直接抬高製作門檻，因此很難復刻內地流水線式的生產模式。

在盧偉看來，香港不適合走拼產能、拼數量的內捲路線，精品細分賽道才更切合本地實際。他建議，香港的短劇從業者不必局限在地市場，一方面可以透過大灣區深度對接內地市場，充分借助內地的製作供應鏈優勢；另一方面，可發揮在創意、版權、國際發行方面的優勢，瞄準海外市場，兩地各自發揮所長，共同推動中國短劇「出海」。

責任編輯：寧碧怡 美術編輯：譚志賢